

加平原不時的供給。關於經濟的合作，蘇俄不獨對美國積極爭取，對於其它西方國家和日本的政策是同樣的。

美、俄經濟關係的發展，最重要的原因，恐怕還是在政治方面。美國為謀減輕國際緊張局勢的壓力，減輕其軍費負擔，需要取得蘇俄的合作。蘇俄為恐美國對中共加強合作，支持中共發展，對於四千七百英里長的邊境增加威脅，更需要建立和美國的友好關係。兩方面都以經濟利益為餌。相衡之下蘇俄所獲或較美國為多，因為在美國方面不過多賣很有限的商品，而在蘇俄方面，則獲得非常寶貴的技术和生產設備。

估計美、俄貿易關係將繼續下去，亦可能有所發展。因為，蘇俄的需要，在可及見的將來是不會變的；而美國也需要維持適當關係，以保持外交政策的彈性，並亦可得貿易順差的邊際利益。

註①：“A New Trade Policy toward Communist Countries,”
Committe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1972 pp. 23—25.

註②：“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March 1973, p. 89.

註③：參考一九七二年六月五日 U. S. News and World Report 所刊
“Next Turn in U. S.—Soviet Relations”.

註④：關於蘇俄經濟，參考以下各項資料。

(1) 一九七三年二月號 “Research Associate” 刊載 “Why The
Russians Are Shopping In The U. S.”

(2)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U. S. News and World Report”
刊載 “Good Things of Life For Russians Can Kremlin
Deliver?”

註⑤：參考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二日 U. S. News and World Report 所刊
“In Full Text: Communiqué on the Moscow Summit” 及同年
十一月三十日同一刊物所刊 “Meaning of Trade Deal Between
U. S. and Russia.”

註⑥：參考一九七四年第二十七期莫斯科新聞附刊所載公報及長期協定之原
文。

註⑦：參考一九七三年八月六日 “U. S. News and World Report.”

註⑧：見一九七三年十月三日南華早報。

註⑨：見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五日南華早報。

註⑩：見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三日國際前鋒論壇報。

註⑪：參考一九七四年三月十八日 U. S. News and World Report 所刊
“Russia Spells Out The Terms For More Trade With U. S.”
一文。

蘇俄集中營的演變

呂律

報載：蘇俄作家索忍尼辛表示，他那部巨著「古拉格羣島三部曲」之中曾經一再拖延的第二部，業交巴黎基督教青年會俄文出版社出版發行。又說：索忍尼辛在「古拉格」第一部斬釘切鐵的指明，列寧是恐怖制度的始作俑者，他指出列寧是第一個使用「集中營」這個名稱的蘇俄領袖。①

關於此項被引進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名詞之一的「集中營」一詞，在我國報刊和有關書籍方面，時常遇到性質相同的三個名詞被大家使用，這就是：「集中營」、「勞工營」和「勞改營」，茲為使讀者對於蘇俄此項制度具有最基本的認識起見，特將其演變略述於後。

蘇俄集中營確為列寧所首創，在蘇維埃政權建立的初期，也就是在二十年代的時候，蘇俄已有幾個集中營，凡是被指為「人民的敵人」的人，不論是真的假的，一律放逐到這些營裏。

初期的「集中營」，祇有政治的性質，但是蘇俄從破壞進入到建設的階段時，這些營裏的「人民敵人」，在其政治作用之外，又增加一個經濟的作用，因為他們可為蘇維埃政權保證取得無報償的勞動力。蘇俄是一個地大物博的國家，為了開發資源，用以裝飾蘇維埃政權，同時使這個政權對外誇耀「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集中營」往往設在人跡罕至之地，這些地方既是自由的勞動力不願前去的地方，祇有一面設營，一面大量製造不自由的勞動力。譬如西伯利亞和蘇俄北部森林，以富源而論，是無比的，但是都地處極寒不適於人類居住，所以在未設營以前，等於是貨棄於地。蘇俄在二十年代的時候，它的對外貿易在經濟建設中佔極重要的地位，蘇俄需要進口的商品多不勝數，但是出口的品類却少得可憐，當時佔出口大宗的就是木材。蘇俄為了更多的吸收外國的物資，當時以木材的出口作為源泉之一，而這些木材是用奴工的勞動所採伐的。除此之外，蘇俄北部所產的黃金，也是利用集中營的犯人所生產的。

由於財政經濟和對外貿易的急需，蘇俄的北部逐漸的被一張「集中營」的網蓋上了。在「集中營」的單位日趨增多，多到政出多門不能沒有一個管理機構時，「古拉格」就應運而生了。

所謂「古拉格」是三個俄文字的縮寫，用英文字母表示就是GULAG。第一個字母G在俄文是「總」的意思，U是代表管理局，LAG就是「集中營」的簡化，合起來就是「集中營總管理局」。

何如果要說「古拉格」的理由，我們雖然知道了是因為「集中營」的單位太多，便於管理，但「集中營」的數目日益增加，除了因為經濟上的需要（如採礦、伐木、開河、修路……）外，「人民的敵人」因為「集中營」中的生活不是人類所能過得下去的，這些「敵人」的健康日趨衰弱，抵抗力減退，疾病流行，死亡率日高，工作一天比一天增加，負擔一天比一天繁重，不能不力求補充人力，這些人力的取得，不得不乞靈於陰謀與冤獄，每一個陰謀可以造成株連甚廣，每一個冤獄可以實現一個大規模的逮捕。

不論蘇維埃初期（列寧時代）、中期（史達林時代）、後期（黑魯曉夫

蘇俄集中營的演變

—布里茲涅夫時代），蘇俄各地「集中營」中曾關過、現在在關着多少「人民的敵人」，從無可資憑信的資料作為參考。雖然，曾在「集中營」裏被關過若干年，得神之佑幸而未死逃出地獄的少數又少數的人，他們估計會有一個時期達到一千五百萬人，也不足憑信，因為任何一個漏網之魚，他不能到過全蘇俄所有的「集中營」，即使有這樣一個人，他何從得知一個營裏的總人數？要知道，有許多人犯是不掛名牌的。

一九六三年，是列寧手創的「集中營」發生重大變化的一年：俄羅斯聯邦共和國最高蘇維埃以命令規定，另建新型的「集中營」，這個新型的營稱為「勞動改造居民點」，這就是「勞改營」的原始名稱。

把「勞動改造居民點」改稱「勞改營」不算不妥的道理，是居民點裏的被處死刑者們，雖然比較史達林時代的「集中營」有了很大很大、大到驚人的改變，犯人可攜眷住在居民點裏，白天可以在居民點裏走動走動，做工可以拿到工資（壓得最低最低的工資），但是被指定居住於某一個居民點的被流放者，不能越出居民點一步，除此之外，居民點裏有一個名為隔離所的監獄，名義上是供被流放者再犯罪之用，但是自古以來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因此，蘇俄目前的「勞動改造居民點」，也就是「勞改營」，裏面「居民」的生活如何，外間得不到任何資料，蘇俄對於外國訪客參觀的項目是有限制的，凡是列在項目上的，大都是有助於誇耀「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勞動改造居民點」當然無份列在上面。同時，不幸的是，自改為「勞動改造居民點」以後，至今還沒有一個漏網之魚逃到國外，以致內幕不明。

目前我們自由世界對於「集中營」中的生活能够得得到或多或少或少的認識，這是因為史達林死後，黑魯曉夫上台，自俄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一九五六年）以後，興起一個貶史運動，在這個運動之下，有某些漏網未死的幸運者逃到國外，他們寫了許多書，「集中營」的內幕通過這些書被揭開了。索忍尼辛雖然最近才離開蘇俄，可是他將自己的智慧與力量獻給揭露「集中營」的事業，早在居住國內時，還可以說早在置身「集中營」時就開始了，他的著作：「伊凡·丹尼索維奇的一日」是在蘇俄寫的。

※ ※ ※

前面說過一九六三年蘇俄「集中營」的改進是了不起的，比較史達林時代不啻有霄壤之別，在管理的尺度方面大為放寬，從被流放者的生活方面着

眼，可以攜眷，可以穿着自己的衣服，可以在日間隨便走動，做工可以得到工資，這種情形好像要向列寧所度過的流放生活看齊，蘇俄當局的此項作法，假如不是爲了欺騙國內的輿論的話，那麼就是爲了轉變國際對蘇俄的看法。

列寧曾度過流放生活，但是他所度過的流放生活一去不復返了。那種舒適自由的生活，愈久愈令蘇俄人嚮往。

關於列寧的流放生活，蘇俄曾於一九二六年刊行列寧夫人N·柯魯樸斯卡雅的「回憶錄」，在這本「回憶錄」裏曾無微不至的描寫列寧當時的全部生活，包括物質生活、精神生活和休閒生活。

要談列寧當日所過的物質生活，我們有必要先指明他被指定的居住地和這個地方的一般環境。列寧的放逐地是米努辛斯克州、米努辛斯克縣、舒申斯克鎮。這個地方的「農民們生活得很清潔，地板鋪上自製雜色的長條地氈，牆壁飾以冷杉的木板。」②這個地方的「物價低廉得令人吃驚，舉例說罷，富拉狄米爾·伊利奇（按即列寧——作者）用他八個盧布的津貼，可以租到一間清潔的住屋，開支飼養牲畜費、洗衣費、修補內衣費，就這樣還認爲付出去的太多了。」③

列寧物質生活中最重要的兩大項目，是住與食。

先說他的居住條件：先是住在曾良諾夫家裏，房間雖然說不上大，但是很清潔，後來「因爲曾良諾夫家裏時常有農民們喝醉，而且那裏在許多方面不適於過家庭生活（N·柯魯樸斯卡雅在列寧流放期間，以列寧未婚妻的名義請准與乃母同去舒申斯克，與列寧同居），很快就遷移到另一所住宅，是一所房子的一半，有菜園有院子，租金四盧布。」④他們的「菜園裏長有黃瓜、胡蘿蔔、甜菜、南瓜……把院子改爲花園，到森林裏帶回啤酒花，就把花園搞起來了。」⑤

再說他的食的條件：「不錯，午飯和晚飯都很簡單——一個星期爲列寧宰一隻羊，天天吃，吃不吃爲止；他要吃的時候，就去給他買一個星期的肉，女傭人在院子裏的木盆裏將肉切碎，作一個星期的肉餅（或譯爲「肉丸」亦可——作者）。牛奶和奶餅豐富得很，不但給列寧吃，也給狗吃……」⑥

要談列寧當日所過的精神生活，我們也有先行介紹他所處的政治環境的

必要。米努辛斯克州當時是自由黨的勢力範圍，事實上無任何監督可言。該州的「陪審官是一個富裕的農民，他所關心的如何多賣一些小牛肉，而不是被流放者的脫逃。」⑦

在列寧的精神生活方面佔重要地位的，是他的日常工作、與同志們的通信和讀書生活。

列寧在流放期間的日常生活，從N·柯魯樸斯卡雅的「回憶錄」上看起來，是相當緊張的：「從早晨開始翻譯由史特魯威所弄到的『維布』。午飯以後，以兩個鐘頭的時間抄寫『資本主義的發展』。後來波特列索夫寄來一本加烏特斯基反對柏因斯坦的書，爲期二週，於是將一切工作都丟開如期（二週）將這本書翻譯出來。」⑧「每到星期天，他（列寧——作者）主持一項法律問答……他曾幫忙一個被開除的工人控告金礦主人，將官司打贏，於是這一消息在農民中間不脛而走，農夫農婦都跑來對列寧訴說自己的不幸。列寧用心的聽，注意一切，而後給他們出主意。」⑨

列寧在被流放期間與同志們的通信非常廣泛：「……：接到來自很遠很遠流放地的來信——有的是馬爾托夫從土魯罕斯克寄來的，有的是波特列索夫從維雅特省奧爾洛夫寄來的，但是多半是來自散居鄰近各鄉鎮的同志寄來的。」⑩這些通信是形形色色的，有的是「關於俄國的消息」，有的是「關於未來的計劃」，有的是「關於書籍」。

關於列寧的讀書生活，柯魯樸斯卡雅說：「每到晚上，列寧通常讀些哲學的書——黑格爾、甘特、法國的一些唯物主義者，而當他非常疲乏的時候，就讀普希金、列爾曼托夫、聶克拉索夫。」⑪列寧結束其流放生活回到俄國以後，柯魯樸斯卡雅在「回憶錄」裏寫道：「總括起來說，流放的生活經過的還不算壞，認真的讀了幾年書。」⑫

關於列寧在流放期間的休閒生活，柯魯樸斯卡雅特別強調列寧是一個打獵的狂熱者。當地請准去到列寧放居地的時候，列寧不在家，打獵去了。有一次「……當葉尼塞河上飄着碎冰塊的晚秋時節，到各島上去打鬼子。鬼子都發白了，除了圍着島子打圈，無處可逃，所以獵人往往滿船而歸。」⑬打獵少不了要有獵狗，列寧的一隻獵狗「是優良的戈登狗（黑毛帶黃斑點的獵狗），列寧教會牠用牙齒吊東西、能站起來，還有其他各式各樣的狗學問。」⑭

列寧是一九〇〇年三月結束流刑回到俄國的。他在流放期間，不但未停止其推翻沙皇的組織工作，而且因為他身處流刑之中，更抬高了他的領導地位，和更加强了他在自由的與不自由的同志之間的吸引力。他在流刑未結束以前「早已與行將刑滿回到俄國的同志們約定共同工作，而與仍要留在流居地的同志們約定繼續通信。」^⑬

我們從列寧所過的流放生活中得到的結論之一是，沙皇政府對於政治犯是與一般刑事犯的待遇是不同的，對政治犯特別寬大與優厚。——一個政治犯在流居地除了遵守一定的刑期不准脫逃外，看上去好像有一切自由人所有的自由。以列寧而論，沙皇明明知道此人是他的致命敵人，可是，沙皇并未對列寧施以特殊的約束與限制。據柯魯樸斯卡雅在「回憶錄」裏說：「不但與被流放的同志們通信，偶而——雖然不是時常——還見面。」^⑭他們倆「到萊爾瑪科夫斯科耶去過一次。爲了通過『信條』的決議案出去過一次。」^⑮「新年的時候他們到米努薩去，凡是社會民主黨被流放的人都到了。」^⑯

我們所得到的結論之二是，沙皇的寬大政策，雖然使列寧享受到充分的自由，但是列寧的反應并未發生在這個政策的好的一面，而是發生在這個政策的壞的一面——沒有這個政策，列寧就不能在受刑期間發展其黨的組織，擴大和加深推翻沙皇的反對力量；沒有這個政策，列寧就無從體認對敵人的仁慈寬大的害處——等於自殺；沒有這個政策，列寧就無從體認對敵人的自由，是犯上作亂的源泉，必須用刑罰和體力勞動，使犯人受到不能忍受的折磨，使犯人在刑罰與體力勞動之時無法想到其他，在刑罰與體力勞動之後祇想昏然一睡。

我們所得的結論之三是，蘇俄初期的「集中營」，乃是沙皇寬大的流放政策的修正版，和列寧在流放期間觀察、體認、深思的集中表現。「集中營」到了史達林時期，人們視爲變本加厲，以爲換了列寧就不會是這樣殘無人道，這是不正確的。假如列寧的生命不是那麼短促，他能活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才死，在他執政期間也有所謂「反右派鬥爭」、「農業集體化」，和德蘇戰爭等等與蘇維埃政權生死存亡有關的重大歷史事件，列寧的「集中營」不會一直維持它初期的形態，也要隨着黨和政權的需要而變化，這是必然

的。

我們所得到的結論之四是，蘇俄的「集中營」制度，雖然爲蘇維埃政權完成了一些重大的建設，然而嚴格的站在經濟學的立場上加以批判，以那麼多的生命和勞動力作爲投資，所得到的祇是寥寥可數的幾項建設，精神上的損失未免太大，物質上的所得委實太少，這不是成功，而是失敗，這不是對付敵人，而是爲自己製造敵人。

最後值得研究的一個問題，即一九六三年的改進，將「集中營」改爲「勞動改造居民點」，把受刑人集中在一個監獄裏的形式改爲個別攜眷居住於一定的區域之內的形式，把無價的勞動改爲低工資的勞動，確實是一大進步，此項進步，得力於逃亡國外的漏網之魚的揭發，也幸而是在黑魯曉夫當權的時期，逃亡份子的揭發，恰合他貶斥史達林的運動，這種巧合就造成了一九六三年的改進。下面的問題是，一九六三年的改進，祇有其名，實際情形如何，外間仍鮮有知者，同時鑒於索忍尼辛的被逐，沙卡洛夫的絕食，可知蘇俄人民並不以一九六三年的改進爲滿足，然而，俄共會因知識份子的口誅筆伐和國際輿論的壓迫再作進一步的改進嗎？我們的答案是：在某一個適當時期、在某種條件下，形式上的改進仍有可能，但實質的改革是不可能的。——蘇俄的「勞改營」與沙皇的流放政策是建立在不同思想形態和社會形態上的，要想「勞改營」起碼趕上沙皇時代的流放，這不但是不認識共產黨的本質，而且也表示不認識列寧過流放生活時代的社會形態和政治環境。

附註

- ① 索忍尼辛第二炮（見民國六十三年六月廿三日中央日報）。
- ② N·柯魯樸斯卡雅「回憶錄」，一八九八—一九〇一年章，第二八—二九頁。
- ③ 同上，第三二頁。
- ④ 同上，第三三頁。
- ⑤ 同上，第三三頁。
- ⑥ 同上，第三二頁。
- ⑦ 同上，第三二頁。
- ⑧ 同上，第三四頁。
- ⑨ 同上，第三一頁。
- ⑩ 同上，第三六頁。
- ⑪ 同上，第三五頁。
- ⑫ 同上，第三九頁。
- ⑬ 同上，第三四頁。
- ⑭ 同上，第三二頁。
- ⑮ 同上，第四二頁。
- ⑯ 同上，第三七頁。
- ⑰ 同上，第三八頁。
- ⑱ 同上，第三九頁。